



“敬畏”自然

张希宁

进入春天，花开树绿，北京却迎来了“不速之客”——沙尘暴。据媒体披露，随风而来的沙尘却是发源于曾有“草原绿洲”之称的内蒙古额济纳旗。历史上，祁连山脉的冰雪融化后，经甘肃境内的黑河，源源不断地流到额济纳河及其末端的居延海。河水甘霖般滋润着这片绿洲，林木茂盛、水草丰美。但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上游甘肃用水量不断增加，在黑河干流上建起大大小小十几座水库、塘坝，加上植被破坏和过度垦荒，使得额济纳河的水量从上世纪60年代的每年12亿~13亿立方米锐减到80年代的每年5亿立方米。而进入90年代后，黑河就再也没有一滴水了。1992年，东居延海干涸。

没有了水源，额济纳河在短短几年内变成了一条沙沟。沿河两岸的胡杨、红柳渐渐枯死，草原逐年沙化成戈壁荒滩，一遇西伯利亚强气流，沙尘随风而起。1993年以来，每逢春季，由此腾起的沙尘暴席卷河西走廊，直逼华北，所到之处天空一片昏晦。额济纳河的干涸，还导致地下水位下降，沿河1500多眼井已有1020眼干枯。300多万亩的草场沙化，其中75%已变成无法利用的荒滩沙地。世代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居民面临着被恶化的生态环境逼上绝路的危险。

这是人与自然无法共存的案例之一。人类对自然的认知，自古就有以中国东方文化为代表的“天人合一说”和以西方文化为基础的“主客二分说”两

大流派。天人合一，就是努力谋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主客二分，突出人类主观能动性，追求客观世界为我所用。

西方“主客二分”的主观能动理论，对推动人类科学技术、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历程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主导作用。而东方的“天人合一”理论，一度被看作是随遇而安、不求进取而受冷落。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改造自然所引发的环境和社会问题日渐凸现，每一次人类对大自然的改造和过度索取往往带来新的、更大的麻烦。人们逐渐意识到，穷尽客观和用技术解决一切的观点值得反思。

人类并不是自然界至高无上的唯一主宰，不能不计后果地向自然无限索取。努力谋求人与自然界的和谐，中国天人合一的古老哲学思想所显示出的先见性，在高度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今天再次受到关注，成为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撑的环境科学的思想基础。

东方哲学的发源地同样经历了这样的哲学思维转型。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赶超”和发展，在一段时期内，旨在改造世界的主观意志极度膨胀，在一些方面远远悖离了科学的发展规律。还记得，儿时有一首流传甚广的民谣，表明当时大众的社会心态：“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搬家，叫大江大河改道，我来了！”可谓上天入地，无所不能。这种社会情绪带来了人口

的急剧增加和对资源的过度开发。今天的我们，却正在为能源紧张、生态恶化和环境冲突而大伤脑筋，奔走呼告，这是我们藐视自然所付出的惨痛代价。

万幸的是，我们已经开始重新审视先人的精神财富，反思自己对待自然的行为举止。我们逐步认识到，对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要适度开发，与共存于同一地球的生物友好相处，发展循环经济，高效利用资源，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消费方式。

从2000年开始正式实施的黑河分水计划，开始了挽救额济纳绿洲生态环境的攻坚战。实施当年，四次调水，使黑河水在断流季节进入了额济纳境内，大片的胡杨林和草场得以浇灌。水，为这片昔日的沃土带去了希望。

“敬”乃尊重，“畏”是谨慎。“敬畏”自然并非摈弃人类既有的科学技术，无所作为，而是要对自然怀有平等的心态和理智的头脑。转变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真正提高人类生存质量。滥用技术，牺牲环境，人类收获的只能是大自然的惩罚。只有从思想上建立尊重自然生态规律的哲学思维方式，才能从根本上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自觉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国网新源建设公司)